

華海師全卷之一



청구 번호	320.4 63938 v.1	등록 079023
저자명	元天錫	
서명	葦海師全 /	
소속	이	종
	대출일	반납 예정일
		반납일

請番 079023 登番
求號 錄號

著者

書名

國會圖書館

吉

320.4

范海师编

7册

華海師全序

夫斯文之顯晦有數人心之趨向無間故汲簡出而天下始信有古文墓藏發而元人方知尊聖人則無幽不顯者君子之道而天理民彝之終不泯沒者也噫自麗氏之世儒賢迭興若易東禹先生圃隱鄭先生卓然爲東方理學之祖獨其文籍零逸于今耀人耳目者特其掀天地爭日月之大節而未有以證其淵源則庸非百世之憾乎謹按申文貞公不諉齋先生以命世之才遭世板蕩在東邦而辨儒佛之混在中國而嚴華夷之別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且其

繼往開來之功則易翁啓之於前圃爺踵之於後其
他當時名碩無不覲德問難則吾東斯文正脈實自
文貞而繼開之若先生者可謂百世之真儒而先生
門徒皆以及門之學共輯先生平日事行出處編爲
華海全書四十餘卷而珍藏之矣先生易簣之後世
路騎斃群憾齊逞胄孫矢直齋籍沒之禍始起而普
愚遍照之毒慘矣曾孫舍人公彈文之厄又作而史
局焚書之變極矣故先生之道爲世大諱隨削隨火
凡干於先生師友門徒之文字以至於深山秘藏化
爲閻界塵灰此是斯文一大厄會也非惟先生之書

내용누락

p.2

將有杞宋之歎先生之名從與之俱泯無傳矣何幸
元耘谷范伏厓兩先生之所拾遺秘藏出於曠世沉
沒之餘者雖是斷爛文字不過若干編然先生之道
庶可徵信於五百餘年之後向所謂顯晦有數者非
耶此書之出畿湖諸君子博采公議請先生家孫必
熙世休叅互考訂圖所以鈇梓而壽其傳亦非所謂
趨向無間者乎嗚呼此書之彰著有若羲河之圖復
出於周孔壁之書重新於漢也歟編旣成請余以弁
其卷余豈其人哉然吾先祖稼亭牧隱兩世之遺事
多詳於本集則此書之廣布不但爲斯文幸於明種

亦私有幸焉故終不獲辭略書所感如此而至其誠
敬之目淵源之正上國賓師之禮師友荅問之論開
卷可詳此不復贅云爾後學嘉善大夫掌禮院副卿
原任奎章閣直學士鵝城李明植謹序

華海師全目錄

卷之一

本朝問對

元主問答

明朝問對

卷之二

備耗

出處

卷之三

諸子問答

家範

卷之四

簡齋先生笏書奏對

卷之五

師全繼辭

跋尾

諸子論贊

諸子叙述

卷之六

家學

歷代轉理歌

恭愍朝理猷軒做歌諷猷辛亥

世獻

卷之七

東方淵源錄

元耘谷居義

後王誥忠情辭

王在江華江陵時

後王泣變陳情文

王薨于江華江陵後

大提學申伯清上疏

附言志錄

華海師全目錄

華海師全卷之一

耘谷 元天錫 總斷

伏厓 范世東 編輯

本朝問對

忠惠朝先生見于王

王曰世儒紛挐利欲相爲務毀造言自亂何救此弊
先生對曰此在殿下用心王曰用心何以之能救正
曰在思以誠王曰思誠何事曰是格物致知
王曰寡人昏庸不能覺明以幸教曰思誠能至格物
格物能至致知王曰思誠易救其弊豈不難哉

曰思誠格物以順當理而致其知于極致將至而誠
敬於意心正身修而涵蓄其德昭昭至公于內形于
外咸包其德於天下者油然于情而在推故古之欲
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
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誠其意而物格知致斯工久而涵
養則義精仁熟當事當物情之發不勉而油然矣豈
爲人君身心分上推新之德不在思乎

王問曰唐之人誰最賢先生對曰意者韓子爲高
次其陸贄等若箇人

王曰愈也不知聖道何以至此

而王之言以佛謂聖道而韓子斥之甚故也

曰善哉王之言若不負斯言反之而善養乎心則可

以親賢遠邪信勸斷罰明仁義禮樂篤信儒術必以

身先之使民裕措手足知新趨向而上下相師興之

人材師道尊而眞儒出悉爲王佐朝廷正而率字治

百姓平章而萬物咸若願王幸勿失言善養于心

王曰先舉韓愈而後若是言何對曰先賢貶原道中

不舉格致之工由此觀之但知有聖人之道而不識

聖工之旨者責備於明者貶極於知者而不明不知

無責無貶故云

王曰申子不先諒知而舉愈耶寡人之惑甚矣對曰
唐人皆不知有聖人韓子獨識有聖人之道知其道
者亦聖人之徒故云也

王曰寡人已聞唐之人有房杜魏狄姚宋張九齡李
泌裴度長孫無忌張柬之崔玄暉桓彥範李敬暉袁
恕已之徒皆賢良忠貞之人也今聞申子之言固無
足道耶對曰此輩可謂賢於忠良不可以賢于貞不
過管晏蕭曹霍丙之徒上不識周召孔孟之術下不
及仲舒更生之徒也

王曰賢貞與忠良異乎對曰晦翁亞聖也故明識其

聖乃曰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惟
人知此而後可以謂聖謂賢元亨利貞天道之常而
貞爲元亨利之終條理德者也順天道則順其循序
循序之理能順致知則無不順人性之綱者也仁義
禮智本一理於元亨利貞豈可言乎這箇人豈日用
萬機處之行之惟理是則而致知惟或有順其性者
歟夫忠者能識有君上致曲而自盡則泛謂之忠也
良者能知料事而能善則雖不是良能之涵養來亦
可以泛謂之良也貞與忠良固不異乎蓋貞者固非
賢於一段事之爲直行也

王問曰唐之人君皆何如於漢宋對曰唐之人君一是以夷狄之行雜之

王曰何以甚斥對曰唐宗用宮人刼其父納弟妃而生子武氏已事先帝中宗黜籌韋后玄宗奪子妻爲貴妃夫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雖夷狄若非冒頓類豈如是乎

王曰唐家君道縱有其貶豈無君人之政者也對曰夫如是而豈謂人君之政蓋人君者必祖述二帝憲章三王人臣者必師承舜禹臯夔稷契伊傅周召道述孔孟眞謂君人之道臣人之義也

王今喪倫不樂格非專求遠去然則平昔服事之義
奈無一言而截然欲斷之稼亭曰申子昨朝有唐君
之言否曰有之曰今朝造朝否曰未也曰今朝殿下
具道對唐之話曰申某非斥唐君實辱我也居其邦
顯君之失而不欲掩蓋反欲彰之可乎慙也甚矣吾
對曰某眞君子也格君之非眞是事君之道王怒叱
曰汝等斥辱何甚卽挈枕擊退故吾待罪于私次日
是我父母之邦我安適歸公待罪吾亦待罪已而傳
命禁獄翌日命釋

他日先生造朝於王王曰天不穢寡邦縱以申子

若不鄙寡人教之不倦寡人雖愚所授願極敬承對
曰臣伏願殿下爲唐太宗

王曰寡人失忘前辱先生之日先生云唐太宗行是
夷狄今有此言先生以吾不過免夷狄歟對曰唐宗
殺兄殺弟納嫂生明此則夷狄治世則近之吾王雖
修堯舜之道失倫之非史筆不誣萬世也然勇改勵
精則與唐宗同歸英主之聞矣

王舉釵擊床而泣曰人之異禽獸者人倫也吾昔何
以淫惑終日流涕先生亦淚下流衽

易東禹先生

以易東堂號白雲

故世稱曰申賢何故淚對曰

王道榛蕪聖人不作學校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
已久矣今殿下知前日之非而泣此天理藹然復發
王若非喪倫而寧有他過今因復初之心相與輔佐
拾遺可濟殷太甲高宗周成王宣王也傷倫之瑕不
可磨矣只以唐宗是舉是以不泣而感淚禹先生亦
下淚隨感涕泣者十餘人禹先生歎曰是日可見君
子小人不可誣同其性也然此日不淚不泣者違賦
形之性甚矣

先生朝于王曰心學以大學廓智求孟子立禮踐
小學則國區雖島天下咸歸來師涉濟皇王之道猶

反手也

王笑曰申子今言不覺其誕疎也島東環海國於偏區寧易帝道越津對曰湯武不滿百里而王天下王天下縱難越津來師取法海豈不津

今殿下盡燒天堂妖祠破佛像鑄器用如韓昌黎所謂人其人火其書窮理修身深究二帝三王箕聖疇範周召孔孟程朱之垂典以孝悌移其俗以忠信質其民以仁義新其世以禮樂文其道而以格致之工就其士以誠正敬一鼓其風則身之所處前後左右上下四方倘無不誠欲使下忠於我莫不盡忠自新

興起於於變豈有一夫不獲哉此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一天之下孰莫爲師則哉

蓋爲法師則于天下者爲上也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悌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堯舜帥天下以仁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民從之民從之者從之以仁于堯舜而歸于堯舜從之以暴于桀紂而歸于湯文湯七十里以王文王百里以興由此觀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以此鑑戒去私取正不試兵刃自致皇王之道易于反手也

今元素夷狄也故尙夷狄之道鐵木世祖篡逆之初
貶孔子爲中賢尊胡僧爲正道成宗亦夷狄之子也
作五臺寺崇妖釋以夷狄傳夷狄之道天監孔昭厭
其穢德之久乃生武仁英三世革夷狄之法雖尊孔
子而天下晏然然粗遵聖言而不精以實故專棄禮
儀節文而不修正威儀容則莫能變夷而用夏則只
是夷狄追武而已故鐵失等種是夷狄而隨襲夷狄
之不道弑其英宗而泰定又以佛法奉爲帝師明文
二世篡弑相繼中原陸沉民魚塗炭佛教汎濫兵戈
峰起王道之暗晦莫有甚於此彼旣如彼我如若

則臣之云云豈爲誕疎哉

王曰漢明帝奉釋氏而未聞以漢謂夷狄我太祖師之道誦道誦老師利子家邦澤流至今斥何是極對曰臣謂夏桀商紂之惡只止於夏商一時之民漢明之毒淫於萬世上智之人罪漢明之昏豈啻桀紂下愚則但罪桀紂而不知漢明之昏穢故趨於釋教痛哉臣謂漢以中國皇室生一夷狄也聖人以夷而行華夏之道則以華夏待之中國之人行夷道則以夷狄黜之由此觀之漢明烏得逃哉

尼聖有問於老子老子於周曾掌史籍之職故夫子

所問欲究周公之制禮樂爲其遺籍在非爲老子也
韓子於潮州與僧留連旬餘非求佛也談文消日也
此皆道其所道師其所師先儒所謂善惡皆師是也
聖祖於道誅師之者在冲年情久不能截然絕之則
創業垂統豈其道哉故遺戎神昆深警佛法之創是
可見聖祖不法於佛

李侍中兆年在列奏曰殿下迷之邪僻爲殿下之失
豈引聖祖忝辱哉顧謂先生曰吾子徒勞而已不如
與吾歸終巖穴曰公眞汲長儒也王欲改之豈若漢
武之忌克棄公而老死於淮陽耶王之改之余日望

之

因奏曰昔太甲不君伊尹放之自怨自艾處仁遷義
奉歸之爲商中興聖王蔡沈以朱子之旨序商書列
之以二帝三王之道統聖豈盡生知安行者哉困而
得之及其至于成功一也今殿下之失李侍中爭之
是殿下之幸甚也王默然

忠肅王謂先生

復自元時歸位

曰願安承教幸教對曰若

欲聽臣勇果洗滌舊染之累勇進于新日新又日新
之以復于初惟一而已故曰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
此不懈是爲學則孔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又

曰悅之者不如樂之者夫知踐此樂然後就孟子所謂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王曰今元數執遠囚爰暇治禮義哉對曰昔紂囚文王文王敬止爲仁純亦不已民皆讓畔老者不負戴文王之道崇德廣業使斯民自新而復其初此皆昔日殷王之民賦此天性具於形氣之中而靈之者心之爲妙惟是活物機神而爲之舍而其體用者矣故及紂之苛虐從之而習與成性不仁不忠天下莫不則紂從其教化而暴及文王以聖而爲周候以仁義禮樂爲本以孝悌忠信爲體以辭讓溫直寬栗是

非之智爲用以剛無虐簡無傲爲事舉而措之天下
莫不歸周從其教化而反于仁忠復其初習而成性
乃廓其天爲公候腹心故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
生此王國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是文王以殷之反人以寧

王幸館視疾日數日不見不啻鄙吝萌心豈忘在
元艱難周旋之義日者所誨尙留在耳尋常萬幸願
益欲貽勞矣不幸有采薪之憂不敢對曰日者所奏
尙留璇聰臣亦不勝幸甚喜不覺采薪之去身然所

言一節抑有甚於前日果沃璇心否王曰寡人雖至
昧豈不諒大幸歟

曰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候于周服候服于
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
冔是豈以吾之喪殷以吾之臣裸將于京不爲歎哉
周之文王穆穆爲仁緝熙敬止純亦不已而以配上
帝自求多福故天下儀刑于德萬邦作孚噫殷之未
喪師克配上帝是時紂改修仁以復舊政則武王豈
有天下呂尙豈至周比干豈逆耳而死夷齊豈反逃
于海故臣謂紂不君比干先逆夷齊先反

故曰殷鑑不遠在夏后之世宜鑑于殷駿命不易今王之鑑在殷無喪于鑑無失于聰後來歷代自天子至于候王爲人君者其鑑相襲一轍莫不一串貫來罕有覺悟而自昏同歸前轍之覆可勝歎哉

今王當則天之以春夏秋冬之公於年爲心以日月星辰之公於度爲體以風雨霜露之公於行爲事而耳目則以老儒臣禹倬李晟朴全之聰明則以金台鉉韓宗愈李兆年崔瀦金怡金承用安于器崔文度朴忠佐李穀金倫崔有滄尹莘傑尹宣佐鄭僖韓渥閔宗儒股肱則以金利用安軸安輔金永暉王煦張

沈金開物閔頤朴孝修金仁沈朴遠羅益禧禹吉生
福生允正許悰宋天鳳李公遂元松壽趙瑋李大種
大晟金永煦李蓐閔祥正積李朝隱禹備尹頎安牧
洪彥博金丞澤安震閔思平李凌幹尹澤鄭思道趙
天玉金光轍成公弼趙臣赫沈淵任子順子松林卓
李喬之徒而拾遺則臣有兄弟子侄亦可爲不遐之
人且門人金得培其徒多又其門多育英材從爲廊
廟大材者衆與其師得培之徒和而不比振舉相師
友琢磨可觀而亦不棄臣襟臭馨門者多當承先繼
後從之周旋矣權溥辛藏李齊賢及溥子準徒亦可

爲國家之達練矣王若不鑑于殷恐殷鑑在夏殷不自照也箕微夷齊比干呂尙何須異之于古今乎否方今六籍典章今古歷代史皇宋先師論斷善惡昭示興亡備盡註釋而新見北來國家申家塾黨庠州序之法時太學安文成公復修創建故云耳與國學中外相屬分置師傅上自經筵推下鄉黨入教育英改新踐修而上格上帝則反灾爲瑞用治變亂亂臣賊子化爲忠臣孝子矣恪勤事大當祖述商湯則元之紛拏莫能孽矣不然蕭牆內安知無莽操幻生爲變

大抵枚乘所謂泰山之雷穿石單極之綆斷幹水非

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磨使之然也十圍之木始生而槩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也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蓄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世事無不若是而不差毫末願王思之

又所謂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無極之高下垂不測之淵方絕其係又重鎮之係絕于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到此光景雖蠢愚昧見哀其將絕願王觀時勢而戒之格物致知以致復焉平治

崔濯與尹莘傑李兆年尹宣佐金英利等皆曰臣等
聞賓館申賢之言若披雲霧睹青天揚日月明天下
王勿自昏聽言茲在茲罔有後悔殿下內信帷幄是
小人而外有虛張問賢此前日與藩王名致隙爲元
拘辱家國不修不治罔不由王之自致願戒懼衽席
間改以遷修勿慮藩王及元無尤于小人之誣罔
時曹頔侍幄出謂黨曰申賢恐動王心指點舉用皆
同臭師友間崔濯李兆年等同唱襟契之人若此等
爲受用任事吾輩無人接足朝列不如先圖除之於
是蔡洪哲蔡河中曹莘卿姜融崔老成王三錫梁載

朴元桂尹碩孫琦朴運金天佑金之鏡裴儉李君佺
盧英瑞林仲沈柳清臣吳祁尹桓等百餘人百計陰
畫以圖構陷且權適以子若孫反其父祖之舉出爲
右袒與宦侍及宮掖誣上曰申賢崔溼尹宣佐尹莘
傑李兆年金英利金光轍金永煦等以近理之說欲
迷亂自濟而殿下不諒矣若究其所謂殷鑑在夏殷
不自照箕微夷齊比干呂尙何異古今云者以殿下
謂憑不君渠徒爲箕微之裸將及受封呂尙之佐周
剪商無不可之理也崔溼之徒所謂罔有後悔及致
隙藩王爲元拘辱以家國不治罔不自由願戒懼衽

席無尤小人云者皆同唱蚊和厥有深意殿下惟不
察

王曰厥有深意何謂曹頤蔡洪哲等皆一口對曰此
深據殿下之責而曰罔有後悔無尤小人者假使殿
下萬一有悔歸擬商紂爲獨夫而不可悔者且或有
莽操者作無其尤罪而皆隱然欲自處裸將受封助
周之徒

王曰權適乃祖乃父入於申賢之贊揚謂爲國之達
練矣適也何與卿等同力皆曰適君子也君子於王
事無私而不啻適也臣等中人亦與彼中人爲族類

戚黨至親之密者多以私至情則果難大義不可以掩故啓矣願王亟收巨魁使脅從者自剪無憂

王乃喪迷問於閔漬漬曰此輩有其心久矣未露形跡故未敢言然臣與處嫌疑不可質願叩于權漢功王卽駕漢功第問之對曰此屬形跡糝點已久臣移疾未上聞也今何決之疑於是王亟令收捕先生及崔濯之徒並入牢獄

時易東禹先生久廢私第聞誣獄起入見王曰囚申賢李兆年等八人何王曰欲圖不軌故先生正色對曰崔濯李兆年輩貞忠大節棟樑宇宙而柱石樞

機於殿下之國家一何其辱於塗泥且賢也不就仕
進只是殿下之一介賓卿有何形跡俱謂不軌此不
軌者欲圖之王怒曰老夫固知申賢深悉否對曰賢
之爲人自髫齡商悉第講爲人賢八歲啓親告娶已
述孟子之旨殿下且因臣啓賜更其名處之賓館待
以師禮欲尊其生母降其正母則以天理不可革辭
而不敢賜資以貴升定亞正則曰爵之升之人君之
經也爲人子者無敢辭之理乃服綸旨綸旨以天地
經緯以植萬代綱常治爲則天下之萬機也故臣謂
自天子國家尊卑上下萬事維紀用是此道一貫推

及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長長幼幼尊尊
卑卑上下有序倫常不紊故曰賢也能達孝也達道
也可爲法於天下後世者也如是者爲不軌乎且臣
與賢之父祖素相善故得見於幼穉每歎其靈秀異
常其年至八箕子夢教臣曰以申某托汝汝受教之
云故臣自請懷育如子而夙悟出類人見臣子必賀
臣曰漢黃憲自幼謂顏子今子得顏子教養有人問
於賢曰自古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蓋何焉賢曰是莫
不由教化教化明則士之習熟成於風俗以聖經賢
傳爲本以躬踐實履爲質而以聖賢已成法者事其

君治其民何爲不治教化不明則士成風俗亦以逐利放私蔑棄經謨以異言紛拏以已私交征利爭奪相施不厭痼惑是其亂也且其踐履學問溫虛翼翼精析詳博臣常有理塞底多未荅則卽理會自解無不到極致而質之故臣恒歎服確析嘗曰事父母如天地事君如父母稱得人道而方可立世

又曰均國如齊家齊家如修身修身在正心正心則於國何有

又曰治心在定意定意在擇知擇知在思德思德是意運意運省直故心正心正只在誠敬而已而立立

待致知以直而後得立實地無他件有所措

又曰五常之端緒序事有萬不同無不一貫只是五常本體而已而精到窮至造化無窮然不越當公平正直四字而理無蕪致若致此地則心無惑心無惑則安充廣胖體用措處天下事物何有

又曰學到如此性雖在體段積氣之中不雜渾錯而安於位焉工惟抵斯則不思而中不誠而誠自然適於本然底理不工敬而敬自立所處萬殊自然當然爲矣然工由省其庸常致知擇中而敬敬爲誠之用誠爲敬之體而非二本也初若毫失省擇以爲知則

所謂誠敬不得實地立矣故省擇捨誠敬不得正誠
敬捨省擇不得實夫有所學爲工異此萬端分歧違
馳者無限矣蓋以入釋教者言之亦曰誠敬此肇致
擇知不直于正中而以迷之異端而惑者謂之誠敬
此非誠敬是惑而以爲名假竊者也故惑亦曰誠敬
是所謂誠敬不得實地而立者此也夫惟甚矣哉惑
之爲賊於天理而假竊誠敬爲名也歟與夫功名利
場詞章華路百家衆技之類孰莫不做此賢也云云
皆類此此所以異之賢也者莫不疾之仇讎甚者切
齒以若不共戴天言然臣則歎稱不勝矣豈爲不軌

者願王省之

臣之亡友白頤正嘗問性之用化可有指的明言底
否賢也以幼穉對曰性之所以性卽天本然之理而
仁義禮智信者也及其發感化四端而爲緒者是情
而信則具旺之理也其妙則誠爲具旺之機故信則
體誠則機敬則具旺之德直則兼統五德而體之誠
敬誠敬是爲用德而以立大本之體者爲心之道心
本是爲活物而浩浩神靈者也五常卽理之爲德而
有是序序則是四端之事而自四端而化之也亡友
曰爾年幾何曰八歲曰爾讀何書曰學學孟庸白頤

正歎曰漢有小兒顏子黃憲資或其近之踐識豈果能如是否不意吾東又出程朱乃以八元所載來宋賢書盡歸之以爲期托大成也

臣嘗問曰子爲思是事若非事都無思而必因有事而有思耶賢荅曰豈謂生知者歟如夫子者則不思而中無爲而化也可謂無思不然雖非因事豈無思底時然實則生知亦皆有思都無心則無思有心則心是活物豈不有思生知但本然而爲性是以方纔有事即因底事而感應安而無惑而中故曰不思然若言感則感便是思應則是事也學而至者心是活

物故身運而神活運化便是底思而必欲以正擇知而致精故雖不因有做有形之事有思爲則是思便是亦事也全不可謂之不因事則不有思夫事者不必當某事以謂事也蓋無形底所判理皆事故小子謂思以妙底理而思之則底理卽是性也思徒之妙則性亦事也以此推之心若感理判機則心亦事意亦事思亦事也而誠有此身之妙皆事也豈曰不因事則不有思但與外事感應之思及不在所因感應其機化隱見纔殊耳夫曰無思云者但非的事時則謂無思而若斷然曰都無思則聖而神化形而忘形

謂之忘而不忘即天之自誠也此非堯舜文王周公
孔子不可以當之學以至者則豈可容易而當哉未
知如何臣不勝歎其明達以六籍文章宋群賢博輯
盡屬之曰子輯誠敬所以然之妙與跡裁編一度備
惠老朽之耗忘賢曰此非小子敢自讚私豈敢辭即
編納儒先誠敬說人事所然之妙爲一度下見在臣者
封啓此臣所以名其編曰備耗願王察之盖斯人荅
問間說話嘗不思量而對皆類此其涵養之工如是
而躬行踐履還踰於是如是者爲不軌乎願深垂省
之兆年輩亦皆不欺殿下願深思焉王問曹頤權漢

功何如人對曰此輩非趙高則秦檜王變色不悅然
素重禹先生故不加罪即親幸釋獄面謝之先生曰
王若是其勞喪哉

明日王幸賓館以慰焉先生含默儼容終夕無語王
瞿然退歸殿謂侍臣曰吾不對申子則囚之對則終
日儼然寡心不覺自喪無他一點念子而只是瞿然
愧耻而已果然是異常者耳

居二日先生決歸乃援琴而歌曰海中作邦兮區宇
無外祖始以來兮而父而子世世孫孫兮邱墓咸在
遲遲是行兮望庶改之敢紆紆

三日臨駕援琴而彈曰于嗟我之父母國兮異矣乎
中原之連土列國在昔聖賢之轍環無期兮我安適
之道兮在斯兮道兮淪斯兮浩浩我謠兮命是天兮
不如安乃還田里於是七賢皆歸私第從以棄官者
衆易東禹先生歎曰如我移疾私第廢棄久矣不可
言今一人難跡於世去國棄君者何其衆矣鬼魅含
毒鹿馬幻形不自知悟惟將何爲

元主問答

辛酉忠肅王八元先生同赴主於尙書拜住家

元仁宗問曰天生斯人人惟一般而豈中華人常中

華豈夷狄人常夷狄且自古帝王本無其種主之中
華寧不謂中華

先生曰然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也惟以是道
也而已

仁宗喜曰然誠若先生之言先生真聖人之言夫謂
是道也何由以言

先生曰道有中華之道有夷狄之道行以華則華行
以狄則狄惟帝何據焉

主曰噫朕之先主崛起自蒙古國蒙古本夷狄之地
故難雪稱夷之累矣今申子先生之言若是朕雖不

敏願承教幸望開誨以雪稱累之名

先生曰五帝之前尙太古矣文獻莫詳徵焉五帝之後文獻紹統文明考稽之也如視諸掌上矣

夫孔子以生而知之大聖惟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以爲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者惟是華道而已此都是古聖惟一道而已矣故堯述先聖之制道舜述堯禹述舜後之湯文武皆述堯舜禹以至孔聖亦述章前聖惟一而已而行之者道道者其制節文儀則也而其本五常之道其儀衣冠文物斯外無異道大體更不容一毫髮之末於其間異之則夷狄

仁宗問政本

先生曰仁是政之本發政行仁天下平治戴髮含齒咸懷不忘仁不本而行不仁則民爲仇敵

仁宗問人之所法法何則而爲大

先生曰夷狄不法二帝三王故夷狄中華法二帝三王故中華是故夷狄法二帝三王則春秋之義以進中國中國之中華不法二帝三王則春秋之義以黜夷狄夷狄之豈可不懼然哉

主曰何尙其則而最爲切要之正願聞其詳惟冀申子之忘勞而備悉焉

先生曰噫夫人踐形之道是中華之道而道只是正
思操心躬行踐履如何而踐實只在道問學上誠敬
膺直無息者矣問學格物也道致知也知然後斯思
定思定而心正心正然後知有性德之如何耳若毫
失違之錯而忘而已若欲致思定心正以實誠敬容
貌衣冠威儀莊敬備然後進矣衣冠制章與天下非
先王之法服不可也此以教化率天下同然後粹
盎容廣可以彬彬粲粲

故堯舜率天下以仁其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
惟一允執厥中三王亦皆以建中建極而大聖曰性

相近也習相遠也亞聖曰盡心知性又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大學主言誠意中庸主言誠身心經主言心近思錄主言思禮記主言禮壁經主言精一周易主言四德而以乾爲首葩經主言性情而以關雎爲首子朱子小學子曾子大學之教皆推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一是以盡心而知性之工就之則物非物萬物皆備一理矣此以我盡我而我亦天地也若就明心見性之教則我非我也一我爲二我彼則以物觀物而我爲天地間倥侗寂滅無機之物天下事物盡爲違壞矣

嗟夫蓋爲政教於天下爲先復冠帶衣履亟遵先王之法服以定威儀而躬率天下定序上下之文章以表貴賤仰其衣冠尊其瞻視儼若思安定辭潛心體究以居對越上帝以新區宇萬邦方可謂中華帝道彼皮服鬼形之怪異虫甲文身之殊常掃絕斷去可以孚中華帝道之德故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敬慎威儀維民之則是以曰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故曰顏色整齊中心必式是乃整齊嚴肅則心自一存諸中者發於外而爲德之隅威儀不忒而家齊家齊而成教於國

夫威儀不以衣冠文章不可以齊正體度是以天子以天子之冠服公卿諸侯以公卿諸侯士儒庶亦以士儒庶以體中華文物爲節文制度而夷狄夷狄故以禽獸之文也觀於狄人僧類皆異樣怪形如出鬼貌獸狀安得而語威儀也且自古爲君者亦有迷於明心見性之教者孰有爲國者哉非鏡而自我觀我以爲二我而欲以以君治君以民治民以物治物不以上下相資之術以求上下相資之治其所謂曰君曰臣曰民只名位耳安得不紊哉

故虞舜公劉用夏變夷爲有天下之本且今日復見

漢宮威儀光武爲有天下之漸

先生謂丞相拜住曰聖人性者從心而不踰矩自
賢人以下其心未能純乎天理故不可自恃而必由
學問之思辨之求其理之所在惟精然後所見不差
矣及見工誠所謂釋老養心之功亦似乎吾道靜敬
之妙而致工樣然其拂乎格致之義故其爲倡狂自
恣而已

住曰然吾亦見得如申子者已矣故屢奏以是而釋
教出於彼故不能擇其正其衣冠異樣亦皆背馳儒
道欲更之而不得是乃退去入矣

明朝問對

大明高皇帝使詹同以幣聘先生辭曰朕自微邸慕
仰箕邦大老如北樞斗辰伊時每欲耿耿承教緣於
戎事之煩未果禮聘恒心景敬而已妄荷輿情推己
致此艱位然塵穢尙不快霽荏苒至四五載今纔幸
暇誠遣禮駟望恕微誠不遠涉海開惠成物之造化
以昭天下已蔑之彝倫以濟天下已溺之赤子

先生就聘帝出延七十里

地名城外

延賢館勞曰先生

自遊元時朕在潛邸素聞申子正中道候今辱枉聘

駟幸甚

帝曰聘儒文臣非不多矣若非夫子豈詳聞古今治否惟人知進其大道之要而變其所耻以變化移氣質矣

乃言曰先聖先師萬世之君師也以詔典章規模禮樂文物養心踐形之實而教化無滯賢愚明暗之分變化氣質之妙盡是明天理正人心

又曰體用經籍則爲王人之道不以則盡是殘人之道

又曰守成由自垂統誠亘惟一矣絕其浮華滅其釋教以防亂真兆亡之源

癸丑冬至朝賀詔翰林孔克表御史中丞劉基林
溫等註釋群經

帝排朱子經傳註曰宋家迂濶老儒以傳註妄害經
旨大爲欠事又爲諸儒未達釋註因親製論語解二
章以命取則克表等承詔紛紜釋四書五經名曰大
明群經類要

是時帝惡孟子土芥寇讐之說以爲非師法於臣子
之言欲去配享聖廟詔有諫者以不敬論今吾當射
殿陛殺之以警爲人臣者

刑部尙書錢唐抗疏入諫輿觀自隨袒胸受箭曰臣

爲孟子死死有餘榮帝見誠懇而止

時先生主錢唐家聞唐尊孟朱受箭救唐直匡帝說
又昭析孟子爲警萬世朱子爲開群蒙

帝曰非但錢唐之誠懇爲在渠之先輩朕不得不見
申子之面而優荅以爲老者安之乃命太醫治唐箭
瘡而旌其敢言不廢孟子之享以荅申子之志

帝曰先生於朕如日月之光于土爲揚廓昭輝乃
賜大匡天下金紫光祿大夫丞相府丞相事先生曰
陛下爵臣非重儒安老之道陛下天子而爲主人於
老臣老臣儒生而爲賓於天子此爲善養老而老者

安之之道待臣是足也

帝笑曰先生於元不仕夷狄故然本國亦不爵朕既聞之此先生素志也豈可苦志然先生於本國號雲月齋遺士此非先生降夢之兆耶事合於天中之月本昭孔鑑而雲霧蔽之則月其光哉是濁亂之邦道藏行滯纔得默容保身氣像然今朕雖不敏欽慕而際會相侍可謂得之詩云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今使予不能忘諸更號不諼齋如何

帝問曰朕聞申子生妣即先大人之亞室然否對曰然曰朕欲追體升降如何曰何謂

帝曰君之待賢追其先而貴之禮賢也子之報生榮揚其親而尊之孝親也予爲天子有定體升降之權申子之弟朕之藩國臣也子則朕師之師之母且先大人之先室朕欲以師母追升先大人之元配以藩臣母降殺爲次也

先生曰不可父之聘元母雖後禮之正也天理之常經節文而夫天子者天之元子也以天之元子變革天經而升降哉

帝撫笏歎曰至哉然誠若先生之言然於本國定爲亞配於先大人以妾升妻禮經乎其封也府而勝郡

而加於元亦似不敢而受之何

對曰體統之不可升降天之經也曰元曰亞俱曰正以齊之一品次之一列貴之也以封過元爵之而貴之爵之人君之經也任也故爲子報生者無敢拒之道矣是以無敢辭而體統之升降違經故報生之心雖無窮不可悖理而報生也不敢當也是蓋本國初有是教而諫其不可蓋自天子至於庶人榮親之道不可悖天違經而尊之

帝曰至哉言乎然乎然則爵貴人君之經乃贈先生先大夫爵曰高麗代言直學士兼都官副大直郎申

仲明贈爲皇明大匡輝及中原大夫者申仲明元配
樂浪郡夫人金氏贈爲三韓國樂浪郡貞淑夫人亞
配上黨府夫人陳氏贈爲三韓國上黨府淑烈大夫
人且先生所生外祖爵曰高麗上黨縣吏軍尹戶長
陳聖謙贈爲帝明銀青光祿大夫禮部尙書者

先生臨歸高皇設宴謂曰先生豈無所欲哉先生
請硯舉筆畫山水一牒題幅曰樂哉志兮動靜樞機
從容休觀理不窮者只在此更振衣跪曰少壯幾何
時於焉髮皤荒棄耄昏有彼山水歸無已仍歌曰天
下山水廣一區兮父母之尊偏一隅難忘杖屨所兮

嗟身既老志何志

天子和曰山乎山乎瞻彼惟靜水哉水哉逝斯惟動
靜者理乎動者勢歟理勢之中惟叟而老老者之安
惟予慷慨對曰物惟代序天理春秋天命惟道人事
惟則行止惟春秋春秋亦行止天理人事老不能違
於皇帝廷相和者遠歟

帝悠悠而歎曰叟之志而行而止惟大老之志乃治
裝餞歸賜金千鎰帛二百疋先生曰資也金乎老也
帛兮乃拜受金百鎰帛則盡受賜

華海師全卷之一終



古
320.4
63932
v. 1